

长假过后再现离婚高潮

昨天南京共有 55 对夫妻分手,其中独生子女占四成

7天长假,他们用冷静梳理自己的感情,回望进入“围城”后的磕磕绊绊,他们最终选择以离婚的方式来结束以前的生活,迎接新的开始。昨天是国庆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据初步统计,昨天南京共有 55 对夫妻来到婚姻登记处办理“分手”手续,前来咨询离婚的则有近百人。耐人寻味的是,前来离婚的年轻人有 21 对,占到了近四成,他们大部分是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第一批独生子女。

记者
镜头

被撕去的结婚照

昨天上午 10 点,鼓楼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大厅里,来了一对刚刚 30 出头的小夫妻,他们走进大厅的时候,脸色有点尴尬,谁也不看谁,男的来到工作人员跟前,女的则稍稍站远了一点,有点局促地看着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

男方递上离婚协议书和两本结婚证,工作人员在审核材料的时候却发现,结婚证上的合照已被撕去。“没有照片不行,你们必须去补办一下证明。”工作人员把材料退了回去。男的立马涨红了脸,“吵架时被她撕了,我们人不都来了吗,有身份证

的。”但工作人员摇了摇头,告诉他们必须到档案局查找他们以前结婚的档案,复印出完整的照片来。没有办法,男的只得整理好材料出门,女的随后也跟了出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说一句话。

该婚姻登记处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昨天他们一共为 4 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而前来咨询的不下 10 个,有一些因为手续不全而没有离成,这个数据比往日多出近一倍。

据记者了解,昨天,南京共有 55 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30 岁左右的小夫妻有 21 对,约占 40%。

典型
案例

不能承受的“妥协”

张柳夫妇(化名)是昨天去办离婚登记的一个典型代表。张柳今年 29 岁,与妻子王雯同龄,经过四年多的相恋,2005 年春节他们步入了婚姻殿堂。

但是结婚没多久,各种矛盾便接踵而至。2006 年春节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到谁的父母家过节成了两人不断争执的话题。“我们从元旦开始就争起来了,但争到过节还是没有个定论。”张柳说,他的父母早就打来电话,按照老家的习俗,新人的第一个春节必须在老家度过。王雯也是独生子女,出生到现在,每个

春节都是在自己的父母身边度过的。后来双方争执不下,张柳的父母只好作出“妥协”,从老家赶到南京来看望孩子。但张柳的妈妈晕车,这一走,病了好几天,张柳的心里便有了疙瘩。

而王雯的大小姐脾气则更是让张柳受不了。“她从来不做家务,每月的收入都给了商场,买回来一堆基本不用的‘废物’。”农村出生的张柳显然无法跟自小在城里长大的王雯“合拍”。这次国庆长假,他们冷静地坐下来分析了一年多的婚姻生活,“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只有增加更多的痛苦。”

律师建言:
年轻人应多点宽容

“在年轻人的婚姻行为中,草结草离似乎成了一种现象。”长期从事婚姻家庭事务诉讼的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春燕告诉记者,30 岁以内的离婚人数在最近这一两年内有了大幅增长,今年 1 月至 9 月,她已经代理了 30 多起 30 岁以内的离婚案件,占了离婚总数的三成。胡春燕说,纵观这些年轻人的离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这些养尊处优的独生子女在性格上也容易冲动,不能相互宽容,造成了婚姻的破裂。

快报记者 朱俊俊 项凤华

为了木雕,他放弃了钢琴家妻子

南京“木雕痴”非洲淘宝18年

曾经是南京小提琴家

在南京博物院,从谢燕申家中精选出的 150 件木雕正在展出,谢燕申背着一个军绿色的背包,在木雕前不停地转悠,看看这些木雕有没有损伤,哪些需要修复;观察观众们的反应……

谢燕申告诉记者,上世纪 80 年代末,他还是江苏省歌舞剧院的一个小提琴手,已经有了 15 年的工龄。当时,他的收入在剧院可以算得上“首富”,因为他不仅在剧团演出,还在南京一家大饭店担任首席小提琴演奏,但可观的收入并没能留住他。他一直想出国深造,而且申请到了美国去留学。但一个朋友改变了他的想法。“我有个在非洲呆了很多年的朋友劝告我说,在美国想要出人头地很难,中国第一代去美国深造的人,几乎都在餐馆刷盘子,过得很辛苦。你要是想出国,可以先去非洲呆一段时间,等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再去美国。我那个朋友说非洲穷,但更需要人才。”结果,谢燕申谢绝了剧院的挽留,去了非洲的多哥,在那里一边当小提琴老师,一边玩收藏。

为了收藏和妻子离婚

“去之前,我就听说,非洲有两大特色,一个是非洲人的小辫子,还有一个就是非洲的木雕,非洲人的门板、窗户、桌子、椅子、面具、锣鼓、生活用品等都是很有特色的木雕艺术品,它们甚至是毕加索的灵感之源。”谢燕申说,一开始玩收藏,他也吃过亏,当时自己不太懂,专门挑一些古怪的东西买,而且价格也很高,比正常价格高出好几倍。

但就算是“吃亏”,谢燕申也着了迷,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木雕上,买书自己学习,一个星期往木雕市场钻好几趟……这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他说:“我妻子是个钢琴家,到了多哥,她就一心想开一家饭馆;她很反对我收藏木雕,认为我这是浪费钱财。后来,因为木雕的事情,两人意见越来越大,我越来越痴迷,她是越来越反感,甚至闹起了分手。结果,真的就离了婚。”不过,谢燕申似乎并不后悔,他说自己现在很“自由”,而且这些木雕都还在自己身边。

俗话说:“乱世买黄金,盛世收藏。”当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品流到海外市场时,国内也涌起了一批海外“寻宝奇兵团”,他们把目光盯准了海外的淘宝市场,把自己眼中的“宝贝”带回家。谢燕申算得上是海外淘宝团中的一员,不过,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专门收藏非洲木雕,而且一去就是 18 年。



谢燕申收藏的木雕在南博展览

快报记者 泱波 摄

一辆宝马换一块祭祀碑

说起自己的收藏故事,谢燕申如数家珍,他说每一件东西都来之不易,有的是等了 2 年才盼来的,有的是花了大价钱、大力气才淘到手的。最珍贵一件的当数祭祀碑了。这个祭祀碑高 2 米多,远远看去,像一个女人的身体,最上面是乳房,乳房的下方,有两个雕刻的人,一个象征国王,一个象征王后。谢燕申说:“这块碑是加纳一个部落专门祭祀用的,已经有 400 年的历史了,几乎成了化石,需要 4 个人才能抬动它。这种级别的古董,只有在非洲一些国家级的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当我第一眼看到它,就有收藏

它的冲动。但是,一开始酋长说什么也不卖,因为这个祭祀碑是他们整个部落的宝贝,他们不用的时候,还要专门腾出地方来安放祭祀碑。”但是谢燕申不死心,一有空闲,他就去探望酋长和祭祀碑,给酋长家人带去好吃、好玩的东西,终于有一天,酋长松口了,但条件是:必须用谢燕申开去的宝马车来换!谢燕申当即答应,留下宝马,自己打了一辆车,把祭祀碑运回了住处。

动荡中被围困 2 天多

“在多哥,总共有 1000 多华人,真正收藏非洲木雕的就我一个。”谢燕申说,守着自己满屋的宝贝,有的时候难免提心吊胆。

“去年,多哥政局十分动荡,有时候,一些愤怒的多哥市民,还会冲到外国人家里,去抢他们家中的宝贝。当时,他们知道我是华侨联谊会的会长,就围攻了我家,他们把我家屋前屋后都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小心。”谢燕申说,当时,他最怕的是满屋子的木雕被这些愤怒的人们都搬走了,因此,他躲在家里,门、窗都不敢开,只能透过窗户,看到愤怒的市民不断向他家涌,还听到有人叫:“快给我出来!”幸好隔壁邻居出面解围:“他不在家,已经出门去了;而且他的为人很好,总是帮助别人,你们就不要为难他了!”一直延续了 2 天多,混乱的局面才缓和了下来,围攻的市民也从他家门前散去。

“开后门”把宝贝运回来

“现在,非洲木雕市场很好,在国内,有的一件木雕能值好几百万元人民币。而非洲的很多国家,也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很多国家都专门为非洲木雕设立了关卡,年代久远的木雕,没有文物局的证明不能运出去。目前,只剩多哥没有关卡,还是一个木雕市场买卖的自由港。”谢燕申说,为了把这些宝贝运回中国,一开始,他都是通过回国的朋友,把一些体积小、重量轻的木雕放在包里带回来。后来,收藏的东西越来越多,体积越来越大,他就干脆雇了一个 40 尺加长的木箱,把所有的木雕都打包,通过海关运回来。所有木雕加起来有 2.3 万公斤,光海关税就花了十多万元。

南艺要为木雕建博物馆

如今,谢燕申的“宝贝”们都相继来到了南京,如何安置它们,成了他最关心的一件事。“上次,我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一次非洲木雕艺术展,南京的雕塑家、南艺的院长都去看了展览,看完以后,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觉得应该把这些宝贝留在南京,并商量究竟把这些宝贝收藏在美术馆还是博物馆。就在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还在商量的时候,南艺的院长已经做出了决定:要把木雕留在南艺,为它们建一个非洲木雕博物馆,让国内想看非洲木雕的人都到南京来!”快报记者 胡玉梅

百岁罗青云:没枪没炮敌人给我们造

采访老红军罗青云时,他的两种表情最让记者震撼:落泪、笑容。这两种普通表情出现在一个百岁老人的脸上,意味着更多的沧桑和感叹。

才 10 岁时,穷孩子罗青云就开始放牛、种地、帮工、拉纤,但怎么都填不饱肚子。27 岁那年即 1935 年,他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1936 年 5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就随部队长征,一边打仗一边行军。

记者:长征路上遇到敌军的攻击怎么办?

罗青云:一路上自然条件艰苦不说,就连必备的武器装备也非常缺乏。不过,红军指战员个个英勇善战,屡屡缴获敌军的武器装备。真叫“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

记者:缴获的武器够用吗?

罗青云:毕竟得来不易,指战员们对武器弹药非常珍惜,决不轻易发射一枪一弹。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每人发到了 3 颗子弹,执行任务前,我和战友们暗下决心:两颗子弹打敌人,一颗留给自己。这就意味着,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结果那次任务我们完成得非常出色!(讲到这时,罗老很是激动,自豪的微笑浮现在他的脸上。)

当时,红军不但缺乏武器装备,连像样的军装也没有。有的部队是夏天出发的,就是一件单衣,一直穿到冬天;有的部队是秋冬出发的,一件棉衣穿到夏天,再热也不敢脱。

记者:就这一件衣服,脱了也就没得穿了。

罗青云:是的。草地上的天气变幻莫测,刚刚还是热辣辣的太阳烤得人受不了,一会儿就变成倾盆大雨、狂风大作了,我们的衣服也就干了湿、湿了干;翻越大雪山时,我们接到上面的命令,必须在中午时通过峰顶。原来的翻山计划必须

立即更改,指战员们本来准备在山脚修整一下的,这下不得不连夜开始行动。虽然气温并不高,但因为赶速度,大家上山时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到了山顶,狂风呼啸吹来刺骨凉,因为山上空气稀薄,不时还伴有冰雹从天上砸下,衣服全成了直板板的冰片,我和同志们都冻成了“冰筒”。

记者:有战友牺牲吗?

罗青云:大家爬冰卧雪,相互搀扶,终于熬了过来。不过,还是有很多战友牺牲了。山上风太大了,走在我前面的一个炊事员背了一口大锅,刚刚我还见他走得好好的,可是陡然来了一阵大风,眨眼间就把他刮跑了,居然连人影都看不见了……(哽咽)

在接受采访过程中,罗老不止一次因为心痛而中断回忆,他频频掏出手绢擦拭泪水。他说:我夜里经常睡不着,都在想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啊!

记者:但是没有办法,部队还是得继续向前行进。这时候吃的东西还有吗?

罗青云:最初还有点干粮吃,到了过草地时,就几乎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了。草根、树皮也啃光了,饿得实在不行时,就只好把皮带枪套拆了,放到脸盆里面用水煮着吃。开始闻着还有点香,但是吃到嘴里牙齿都磨酸了,也还是嚼不烂,咽不下,咬起来嘴里全是黑水。

记者:伤病员怎么办?

罗青云:尽管没有东西吃,但战友们非常团结,相互照顾,比亲兄弟还要亲。有的战友受伤或者病了,其他人就会主动把仅有的一点吃的让给伤病员吃。有人实在走不动了,战友们要么你搀我扶,要么连抬带背,总之不能让他们掉队。

快报记者 郑春平



【人物档案】

罗青云:1908 年 6 月出生,四川彭山县人。1935 年 2 月参加革命,1936 年入党。参加过长征及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屡建战功。1966 年离休,离休前任公安总队镇江支队副支队长,现为正师职待遇。